

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論中國詩

譚汝謙・陳志誠・梁國豪合譯
小川環樹著・譚汝謙編



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

論中國詩

小川環樹 著
譚汝謙 編

譚汝謙
陳志誠
梁國豪 合譯

中文大學出版社

© 香港中文大學 1986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201-341-4

1986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997年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upress/w1.htm

本書封面繪畫「焦山」取自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之《饒宗頤書畫集》，蒙 饒教授慨准複製，特此致謝。

On Chinese Poetry (in Chinese)

Edited by Y. H. Tam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341-4

First edition 1986

Second printing 199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http://www.cuhk.edu.hk/cupress/w1.htm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

一九八一年十月，應新亞書院邀約，我往訪香港中文大學，並為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作了三次演講，總題是〈中國風景之意義及其演變〉，另外又在中文大學中國語文系及新亞研究所演講〈風流詞義的演變〉。這四次演講所據的日文稿本大都是我的舊作，由曾留學京都大學的譚汝謙氏等翻譯，我只不過是照譯文朗讀吧了。

在訪港時，承新亞書院金耀基院長提議，決定公刊四次演講的講稿，盛情可感。但是講稿的篇幅過於短小，不足以單行出版，故從舊著《風與雲——中國文學論集》（東京，一九七二年）選取數篇有關中國舊詩的論文，又從拙著《中國語言學研究》（東京，一九七七年）選取一篇，予以補充，遂成此書。全書蒙譚汝謙氏等諸賢苦心翻譯。惟其中〈陸游的「靜」〉一篇，是我於一九八〇年在臺北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所作報告的中文提綱略事增飾而成，而有關〈敕勒歌〉的一篇，則是據一九八一年春訪問北京大學時所作的報告，略改梁國豪君等的譯文而成的。

回想起來，我早歲留學中國，則身北京大學諸碩學講堂末席，旁聽聆教，已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的事了。當時，我必須竭盡心力，始能理解講授的內容及作成簡略的筆記，完全不敢妄想將來自己有機會廁身中國的大學教壇披露心得的。

歸國後，自一九三六年赴任仙台的東北大學至一九七四年依例從京都大學退休為止，荏

卅三十八年之間，我傾注心力的地方，主要是以日語講解中國古典文學。至於講讀之餘所發表的論文，大半是爲日本讀者介紹中國名著，實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今不揣譏劣冒昧，敢獻一得之愚，無非乞求博雅指教。對於蒞臨講席不吝教正的列位教授、耐心逐譯拙稿的諸賢，以及曾聆聽拙見的學生諸君，謹誌感謝之忱。

小川環樹

一九八四年二月於京都

第一編

目次

序

柒

第一編

- 第一章 風景的意義 一
第二章 風流詞義的演變 三
第三章 風與雲——中國感傷文學的起源 四
第四章 鏡銘的抒情成分——漢代文學的一個側面 七
第五章 大自然對人類懷好意嗎？——宋詩的擬人法 八
第六章 詩的比喻——工拙與雅俗 九

第二編

- 第七章 唐宋詩人雜談 一
（一）「吾道長悠悠」——詩人的自覺：杜甫 一五

- (二)「此身合是詩人末」——詩人的自覺：陸游
一二三
- (三)落日的觀照——王維詩的佛教成分
一二五
- (四)詩風和家學——陸游的「靜」
一二七
- (五)書店和筆耕——唐代詩人的生計
一三二
- 第八章 宋詩研究序說
一三七
- 第九章 蘇東坡的生涯和詩風
一八一
- 第十章 蘇東坡古詩用韻考
二〇五

第三編

- 第十一章 辛棄疾〈菩薩蠻〉(鬱孤臺下)背景述略
二四五
- 第十二章 〈敕勒歌〉——中國少數民族詩歌論略
二五七

附錄

- (一)迎小川環樹先生來新亞書院講學
金耀基 二七七
- (二)小川環樹先生其人
興膳宏作 譚汝謙譯 二八四
- (三)小川環樹先生年譜簡編
譚汝謙 二八八

(四) 本書各篇原題及出處說明

編譯後記

譚汝謙

二九八

譚汝謙

三〇三

目次

伍

第一章 風景的意義

(甲)「風景」之初義

每當我們到戶外、郊外去眺望之時，即有種種東西映入我們的眼目之中。所有這些映入我們眼中的東西，我們通常都稱之為風景或景色。如以繪畫描繪的話，就成為風景畫。在日本，並沒有風景詩的叫法，通常稱為叙景詩之類。此中的「景」字，一般想法，認為是「風景」二字的縮略，可是，這個「景」字和「風景」二字合成的詞語之間，果真是完全同義嗎？我認為這是值得懷疑之事。

長久以來我對於中國的叙景詩 (landscape poetry) 或自然詩 (nature poetry) 之發展都抱着關心的態度。自然詩中所謂自然 (nature) 的觀念之變化，不言而喻是個重要的問題，不過，對於與之相類的風景 (landscape) 之觀念是怎樣地發展、變化的問題，我認為更應予以注意。爲了明白其觀念發展之步驟，首先對「風景」一詞之意義究竟經過了怎樣的變化之問題作一考察，那是必要的。在這裏，我想就涉獵過二、三書籍後所得的結果，和隨之而產生的一、二點疑問，以及個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略述一下。

一、風景一詞最初的意義

(一) 風景一詞初見於晉文

「風景」一詞作爲一個獨立詞語在文獻中出現，就管見所及，以晉代（四世紀）爲最早。

《晉書》王導傳載：

(1) 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晉書》·卷六五）

此又見《世說新語》言語篇，暇日作美日，舉目作正自。《通鑑》卷八七（永嘉五年）條略同。江山作江河。胡三省注：言洛都遊宴，多在河濱，而新亭臨江渚也。（日本）秦鼎注：風景、風光景色也。（《世說》箋本卷三）

問題在於文中之「風景」二字，關於此二字之含義，日本的秦鼎於注中所言之「風光景色」的說法，大致上是正確的。可是，若以今天的讀者來說，恐怕會引起誤會，因爲風光與景色這兩個詞語，我們都同樣作爲 *landscape* 的意思而用之故。其實，風景二字，若以現代日本語來翻譯的話，似乎應該翻做「風」和「光」（即英文之 *light and wind*）才對哩！

(風景這個詞語，本來並非單指目中所見之物而已，還包含有溫暖的感覺這層意義的。)

(二) 景，光也

爲甚麼有這樣的看法呢？理由如下：風字並沒有問題，必須要加以確定的，應該是景字的意義。根據《說文解字》，景字的本義原是光的意思。

(2) 許慎《說文》：「景，光也。」(七上日部)段玉裁注增日字作「景，日光也。」段注又曰：「光者明也。日月皆外光，而光所在處，物皆有陰光如鏡，故謂之景。後人名陽曰光，名光中之陰曰影，別製一字，異義異音，斯爲過矣。」

據段玉裁所言，物體受日月之類的外光照臨時發出之光度，即爲景。段氏的說法大概承自劉熙的解釋而來。

(3) (釋名)：「景·竟也，所照處有境限也。」(釋天第一)

再據段氏之言，因光線照射而生出的陰影便稱爲「影」，惟在古代，景和影並無區別，兩者俱以景字表現出來。簡言之，景字包括了光和陰影兩方面的意思。

至於「景」亦用以指日光以外之光而言，可據《纂要》等所言而知。

(4) 梁元帝《纂要》：日光曰景。原注：星月之光，通謂之景。（《初學記》卷一、《太平御覽》卷三引）

（三）六朝詩中所見景字的含義

今從《文選》所見「景」字的用法來看，絕大多數顯然指光或光度而言。至於指日光本身之用例，則有如下四首：

(5) 陸機《苦寒行》云：不觀白日景。（《文選》卷二八）

(6) 又《豫章行》云：促促暮景薄。（同上）

(7) 張載《七哀詩》（第二首）云：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李善注：浮，行也。（卷二三）

(8) 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懷新道轉迴，尋異景不延。李善注：延，長也。（卷二六）

月光亦可謂之爲景，據下詩即可明白：

(9) 曹植《公謚詩》云：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李善注：《說文》曰：景，光也。（卷二〇）

但是，直至齊、梁時代爲止，所謂「景」，與其說是指放出光線的物體（即天體，特別是日和月）本身，不如說是放射出來的光或輝耀的光芒而言。同時，亦可兼指光所照臨之空間範圍及光線擴散所及之處。上引《釋名》所說的即是如此，而段玉裁對此點亦加以注意。從這方面來說，跟我們現今所謂「風景」一詞的觀點（idea）有其相合之處。

- (10) 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序》云：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卷三〇）
(11)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云：暮春美景，風雲韶麗。《廣弘明集》卷一六）

在右列引文中「美景」一詞所指者爲美麗的景致（fine view，法文爲Belle vue）之意。但在他們（謝靈運等）所處之時代來說，所謂之景致，應該令人充分意識到那是在明麗的陽光照射下的情況而言，此意念相信當時必定具存，決無所失。這種與下文提及有如「天氣」一詞——那是唐代以後的詩人之用法——相類似的觀念和感覺，亦可說是美景的景字所附帶含有的。

至於風、景二字合成一詞之用例在《文選》中並無所見（此據《文選索引》），這頗出我意料之外。我因而將整本《阮亭古詩鈔》讀遍，亦僅能於鮑照之詩中發現唯一的用例，其後翻檢他集中的全部作品，但依然是只得此一用例而已。

- (12) 鮑照《紹古辭》（七首之一）：暖歲節物早，萬萌競春達，春風夜娘娟，春霧朝曉靄，軟蘭葉可采，柔桑條易持，怨咽對風景，悶瞽守閨闈，……（《鮑參軍詩注》卷四）

如果從起首「暖歲」以下六句來看，這明顯是指春天的景致。所以，這裏所說的「風景」，雖然是指閨中婦人眼中所見的全部「節物」，但仍在明麗的陽光照臨之下，這層意思，依然保留着，並沒有失去。

風景之景字的含義既如上述。至於風字，即是空氣的意思。因而，六朝文人所謂之「風景」一詞若翻成英文的話，便是 light and atmosphere。此二者正是歐洲近代繪畫之用語。

在其他南朝詩人的作品之中，發現以下二例：

(13) 宋武帝〈登魯山〉云：粵·值·風·景·和，升·高·從·遠·眸。（《全宋詩》卷一）；

(14) 王罔〈奉和往虎窟山寺〉：風·景·共·鮮·華，水·石·相·輝·媚。（《全梁詩》卷一三）

（原註，和簡文）

王罔之作所詠者為春天的景致。推想齊梁之詩文中用此詞語者當在不少吧！此外，「風物」亦為六朝詩人所用之詞語。

(15)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云：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文選》卷二二）

這雖然是寫秋日之作，但一齊用上景氣和風物四字，若將之簡縮，正好成為風景二字。其實，景氣與風物二語，包含着互相重複的觀念。景氣的氣是個稍微抽象性的概念，這氣引起人的感覺之作用便是風。

(四) 物色和風景

風景一詞在劉勰的《文心雕龍》中亦僅得一見而已。他說：

(16)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物色篇》)

這裏所說的「形似」，無疑地是指描寫(特別是自然描寫)的態度而言。劉勰在這裏取來作爲說明詩人描寫對象的話是「風景」和「草木」。既然二物爲互相對舉的(二語所包，共有四物)，則所謂「風景」者仍應該是 light and atmosphere。(《物色篇》全文所論者爲詩文中自然描寫問題，因而，當中就自然界事物隨着季節變動而出現的各種姿態如何使詩人內心感動的問題加以考察，這種考察佔去其篇幅之半。「物色」與「風景」並非同義詞，風景不過是物色的一部分而已。

所謂物色，乃指萬物(包括有生和無生之物)的色樣與姿態而言。此詞亦見於鮑照之詩中：

(17) 《秋日示上人》云：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榮。(《鮑參軍詩注》卷三)

《文選》中將所收之賦(凡五十六首)分爲十五類，其中立有「物色」一類。

(18) 李善注曰：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爲賦；又曰：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

(《文選》卷一三)

此類所收錄之四首賦作中，除潘岳之《秋興賦》外，題目全屬自然景象，那就是風、雪和月（秋者四時之一，則認為自然現象亦無不可）。

還有「景物」一詞，依然可見諸鮑照的賦作之中：

(19)《舞鶴賦》云：氣昏夜歇，景物澄廓。（《文選》卷一四）

這「景物」亦與現代語中所用者含義不同，或許指的是亮光中的物象也說不定。

二、唐宋詩中風景（或景）的語義變化

唐詩方面之傾向大致如下：

(一) 見於唐諸家所作詩文者

首先試舉王勃（六四八—六七五）詩賦中所見之例看看：

(20)《羈遊錢別》云：琴聲銷別恨，風景駐離歡。（《全唐詩》卷五六）

(21)《春思賦》（《王子安集注》卷一）

(22)《三月上巳被禊序》（卷七）